

散文·美景履痕

田野静美 (外三章)

□王 剑

一立秋,原野上的草木,就都知道

了。一种紧迫感,开始弥漫。风的掌心

有了凉意,南山上的林木开始慢慢浮

动着秋色,天空在湛蓝里洗了又洗,秋

虫的音乐会正在日夜操练。

万物繁茂。大地把所有的力量,都

压在了不可阻挡的生长里。

庄稼干净而沉实的身躯,沐浴着阳

光。玉米荷包实弹,警惕地甩动长长的

叶子。这个生长期只有一百天的生物,

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丰收的神话。

土层底下,根茎收拢着最后的养

分。憨厚的红薯日益丰硕,它丰沛的汁

液,从此将进入另一条神秘的河道。挽

扶着人类,度过冬日的饥饿和寒冷。花

生蓬松的根系,如同一簇温暖的火焰。

它沉睡的籽粒,是我们寡淡岁月的给

养。走在炊烟袅袅的村子里,你会感觉

生活多么真实。真实得就像那一树红

红的枣子,轻轻一咬,溅出幸福的汁液。

泥土

泥土,大自然的作坊。

一粒种子,从泥土中醒来。它伸伸

懒腰,霎时长成一片绿油油的麦子。一

条蚯蚓,在泥土里穿行。它的身后,是

层层翻腾的泥浪。一群蚂蚁,把温暖的

巢穴安在泥土深处。泥土分享着蚂蚁家

族庸常的幸福。一棵果树,用粗壮的根

须,接过泥土的馈赠。秋天,它用满树

的灯光,为泥土照亮回家的路。

泥土是无中生有的奇迹。它用万物

生长的浩瀚史册,托举世界,稳住人类

前行的脚步。

泥土,朴实而谦卑的泥土。藏在庄

稼的根脉里呼吸,借助青草的手语表

达,噙着露水的眼泪沉思。它们温顺地

在农民的指缝里滑动,成为对大地丰收

想象的重要部分。

泥土,诗意而浪漫的泥土。在深夜

或者黎明,它们打开心灵的宝匣,听燕

子的呢喃,听苔藓的耳语,听蟋蟀的鸣

叫,听泉水的叮咚。松软的土壤里,盛

着它们殷殷的心意,盛着它们无限的生

机。没有了泥土,这个世界将失去母

性,变得嶙峋而狰狞。

泥土一旦远走他乡,就会变成尘

土,成为城市的奴。

要做就做泥巴吧,站在城市的水泥

墙上,或许还能看见自己的未来。假若

成了泥掉,那就是误入歧途,成了暗藏

的泥泞和陷阱。

泥土是爱的堆积,是时光的归宿。

百年之后,我们都将归于泥土,变

成泥土的一部分。我们一世的功名,就

是一棵草。在四季的风里,起伏摇曳,

发出沙沙的声响。

月光

说到月光,一缕清辉,就从窗外进

来了。一枚月亮,从古走到今,从月缺

到月圆。然而,它的行程,刚刚开始。

苗条的月,挂在树梢上,像一把镰

刀。看着成熟的庄稼,被农人收割。装

载的马车,吱吱呀呀地从田埂上驶过。

成群的牛羊,走下南山。圆圆的肚子,

在晚风中招摇。

丰满的月,照着家乡,也照着远

方。新婚的妇人,手扶栏杆,把月光纺

成缕缕的思念。远行的诗人,采下江

边的芙蓉,递给月下的虚空。一位老

人,刚刚咬下一口月饼,躲在里面的记

忆,就连连喊疼。

月光流淌。照着树木,也照着行

人。照着村舍,也照着村外的坟墓。

月光下,有人在微笑,有人在痛

哭。有人在赞美,有人在诅咒。月光

引领着人们的哭或者笑,爱或者恨。月

亮

神情淡然,透着生命的苍茫。

月光和树木、牛羊一起,勾画出中

秋的诗意。

月光里有远山近水,月光里有亲人

音容,月光里有童年岁月,月光里有憧

憬希望。

一代代人啊,在月光里死去,又在

月光里新生。

落叶

落叶,从高空坠下。犹如一支燃烧

的火把,进入黑夜。

鹅黄,绛红,绀青,铜红,以及深

褐。落叶用色彩,炫示理想。它内心

的信念,驱赶着日渐逼近的寒流。

每片叶子都是独立的生命过程。从

新生,到飘落,叶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故

事。

我喜欢看叶子落下时,随风飘荡的

样子。

大叶子飘落,从容而优雅。它像一

只滑翔的大鸟,从高高的树端,起飞。

阳光轻抚着它的羽毛。秋风摇动着

它的桨橹。它不像告别,倒像是开始一

段崭新的旅行。终于,啪嗒一声,叶子

轻轻落了地。

小叶子调皮,翻筋斗,打回旋。倘

若几片结伴而行,常常争先恐后地嬉

闹。它们哗啦哗啦的脚步声,如同山

涧流水,泼溅有韵。

叶子落在大地上,往往还有呼吸。

蚂蚁从上面爬过,蚯蚓从下面拱过。

秋风拨动着叶子的琴弦,发出沙沙的

声响。

然后,慢慢枯萎。腐烂。和着雨

水,变成黑土。

来年春天,树木光秃的枝丫,再一

次生机盎然。只是,落叶原来的面孔,

恐怕没人会记得了。

一片叶子的新生和毁灭,如同人的

一生。去留随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

□李 季

浮生有约

那些还未说出的爱

放在哪一世诉说

明月千里,映照岁月

在无限的远离中

一次次推开你虚掩的日子

风在窗台上爬来爬去

花不停地谢幕

阳光提着裙摆

迟疑着走过

一半喜,一半悲

我们要好好地活着

活成鲜亮的叶子

在重逢之前

持守相思的绿意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

随笔·历史深处

王文元故居印象

□王亚东

芦苇飘荡在河岸与池塘边,鸿雁鸣

声划过纵横田野和错落有致的村庄。车

行路转,来到位于舞阳县保和乡袁集村

莲湖岸边的王文元故居,梦回先生的童

年、少年和青年时光。

故居坐北朝南,建于清末,现有庭

院、竹园、莲湖、砖石瓦建筑三间。庭

院幽静,花草芬芳;半亩竹园,个字叠

翠,高风亮节;百亩莲湖,碧波荡漾,

小荷出入污泥而一尘不染。

故居原为王文元先生母亲的起居

室,砖、石、瓦结合堂屋三间,硬山顶,

六兽屋脊,凤凰脊首,凤纹瓦当,滴水,

砖雕门楣双耳,传统窗扇,回形房沿,条

形砖饰;底梁高挂柱,圆形檩条,方形椽

子,八砖栈板,白灰勾缝,东西两间各为

休息室,中间为客厅。彰显中原古建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之意。东莲湖在村头的东北郊;西莲湖

在村西南郊;东、西两个莲湖由绕村而

过的小运河相连,形成如意型水系图,

小运河上游为甘江河,水量充沛,下游

是澧河,为漯河市饮水保护河。袁集为

东汉时许昌到南阳皇家行辕;又是明、

清和民国时期淮河漕运支系沙澧河漕

运的重要的小运河支流码头。

故居后面是淡竹园,淡竹园内有

两棵槐树,一棵是国槐,又名家槐;一

棵是刺槐,又名洋槐。说起国槐,据居

旁住着一位老人讲,这棵国槐的树种

是明代洪武年间姓周的祖先迁移时从

洪洞县带来的,当地称为白槐、护房

树、家槐,是棵宝树。新中国成立前,

这棵国槐树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由于

当时医院少,医生采用国槐根、叶、

枝、皮、花蕾、花、种子

(槐米)为人们清热解毒、治疗疮毒。

据说有一年春季,先生在舞阳北舞

渡镇马王庙上学时,不小心也染上疮

毒,舅父周景兰立即到淡竹园取国槐

枝数枝,放入砂锅加少许淡竹叶文火

熬制成汤,擦拭疮毒三天见效,一周

疮毒消失。

漫步先生故居,踏着先生留下的足

迹,聆听者袁集桥和莲湖关于先生的

故事,回首百年的老屋老梁,仿佛看到

了年少时先生在油灯下习字,在莲湖

岸边朗读,乘帆船由小运河经澧河到

沙河两岸的繁华集镇北舞渡、漯河、

郾城求学的身影;仿佛听到先生在西

厢房同舅父周景兰学习珠算,珠子的

撞击算盘的节奏声;同时又好像听

到先生年少时姊妹三人在此18年间

相信这个世界的温柔

□翟宗奎

相信这个世界的温柔

就像你从不怀疑温柔背后的情仇

生命以及爱

梦想以及未来

岁月的深刻和时光的浅薄

无关对与错

呐喊的回声

荏苒了几多

有谁在感叹岁月的蹉跎

路以及流水

埋葬了谁人的买醉与眼泪